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3n0153

菩薩本緣經

吳　支謙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毘羅摩品
  - 2 一切施品
  - 3 一切持王子品
  - 4 善吉王品
  - 5 月光王品
  - 6 兔品
  - 7 鹿品
  - 8 龍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53
菩薩本緣經卷上

僧伽斯那撰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

毘羅摩品第一

若心狹劣者，　雖多行布施，
受者不清淨，　故令果報少；
若行惠施時，　福田雖不淨，
能生廣大心，　果報無有量。

我昔曾聞：
過去有王，名地自在，受性暴惡，好行征伐。時，有小國八萬諸王，首戴寶冠常來朝侍；其王口惡，身行無善，常為非法侵陵他境。王有輔相——大婆羅門，修清淨行，智人所讚，口言柔軟，不宣麤惡，有所造作，能速成辦，面目端嚴，為世所敬，四毘陀典靡不綜練；諸婆羅門所有經論，通達解了無有遺餘。
是時，輔相年已衰邁，遇病未久，奄爾即亡。王及人民聞其終歿，悉生懊惱，思慕難忍。時，王思念不去須臾，即為臣民而說偈言：

「如何此大地，　一旦無人治，
如海無主船，　隨風而東西。
我所尊敬者，　出家已成就，
口善言柔軟，　常能利益世。
如何便終歿，　令我心惱悶，
猶如無燈明，　而入於闇室。」

爾時，諸臣即白王言：「唯願大王寬意莫愁，勿謂國中更無有任為輔相者。是法婆羅門雖復命終，其子年幼聰明黠慧，顏貌端正世無及者；發言柔軟悅可眾心，修行忍辱心常寂靜，無有憍慢貢高自大，博學多聞無書不綜，利益眾生猶如梵王，名毘羅摩。唯願大王，即命此人以為輔相。」
時王答言：「彼若有子如汝說者，我從昔來所未曾聞。」
臣復言：「大王！是婆羅門子常求正法離於邪法，愛護己法未能為人。」

王即答言：「子若是才人，何得違毀先人家法，若離先業則不得名求正法者，是人先父常以正法佐吾治國，能令吾等遠離眾惡，雖作如是治國治務，終不破失婆羅門法，如其彼人如汝說者，便可召來。」
諸臣奉命，即遣使者，召毘羅摩，將詣王所。到已就坐，斂容而踞，說如是言：「大王！今日以何因緣而見顧命？」
王即答言：「汝不知耶！我之薄祐，汝父輔相不幸薨殞，大地傾喪人民擾動，我為之憂，其心迷悶。」
時，毘羅摩即白王言：「夫愛別離非王獨有如此，皆是有為法相也。大王昔來不曾聞耶！若天、龍、鬼神、阿修羅、乾闥婆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沙門、婆羅門，若老若少，悉無得離是終歿者。大王！一切眾生決定有之。大王！譬如火性悉能燒然一切之物，無常之法亦復如是，悉能壞滅一切眾生。王不知耶！是老、病、死，能喪眾生，如四衢道頭華果之樹，常為多人之所抖擻。大王！譬如駃河常流不停，眾生壽命亦復如是；大王！如金翅鳥投龍宮中，搏撮諸龍而食噉之；亦如師子在麞鹿群威猛；一切眾生在三界中流迴，死法亦復如是。大王！如是死法，非以親近財貨求贖軟言誘恤而可得脫，亦不可以四兵威力逼迫禦之，令其退散，如是死法決定而有，是眾生常法。以是義故，大王於此不應生憂。」
時，王聞已心生歡喜，復向諸臣說如是言：「未曾有也，如是童子，年雖幼稚乃說先宿耆舊之言。」時，王即語毘羅摩言：「汝不知耶！汝之先父愛護於吾猶如赤子，是故我今感其恩重，憂愁迷悶；吾今輕弱頑闇無智，如汝所說吾永無分，汝今若見垂顧矜哀，願先承嗣纂繼家業，我當誠心盡壽歸依。」
時，毘羅摩即作是念：「我今如何一旦對至，今聞此言莫知所作，猶如羸人步涉高山。」復作是念：「今者，承嗣毘輔國政，於諸人民雖多利益，然我所修純善之法則為虧損。君治國土稱萬姓心，當有無量諸過患事，所謂刑罰，劫奪他財威陵天下，或擯或驅，要當隨王行如是法，若行正法，我善則損；今我若故修行善法，則不上稱大王聖懷，若稱王法，善法日衰。」
作是念時，王復白言：「大師今日何所思慮？」
時，毘羅摩即答王言：「我今所念，當以何術令王身及國人民悉得利益無諸衰耗，亦復思惟王與國人福德過患，若先行善後行於惡，則不名人。大王！寧為實語，而作怨憎；不為諂言，而作親厚；寧說正法，墮於地獄；不說邪諂，生於天上。大王！我今思惟籌量是事。大王！若有人能思惟是義，當知是人則能利益一切眾生。」
王聞是語，心生歡喜，復作是言：「大師！我等若能如是行法，所修善法，則為不損。」

時，毘羅摩即奉王命纂承先父輔相之業，然後漸漸勸化，是王及八萬四千小王修持正法；亦令其國所有人民，背捨遠惡，不貪五欲。時王修行無量善法，如毘羅摩等無差別也。時毘羅摩見王如是，心生歡喜而作是言：「我今已為修治國土，然我善法無所衰損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今當以何等因緣勸諸眾生，悉令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。然諸眾生受性不同，或欲聞法、或貪財貨、或嗜五欲、或樂愛語、或好憒鬧多人親附、或好隨逐善人之行、或樂多愛心無厭足。我今幸有大智方便，悉能攝取一切眾生，安止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我亦復有餘方便。譬如日出，雖能照了一切天下，然不能為盲者作明；我亦如是，雖復能為一切眾生說無上道，然不能為無慧目者而作利益。我今復當以衣服、飲食而給足之，令其飽滿，心歡喜已，然後復當為之說法，令其信受。」

時，毗羅摩思是義已，即至王所，作如是言：「我今已為無量眾生作法事已。聚集三法，所謂修行正法，聚集錢財所願成就，則令一切國土安樂無有怨讎，正法增長猶如初月，好名流布八方上下。唯願大王，聽我修行無上正法。」

爾時，大王聞是語已，心生驚喜，衣毛為豎，白言：「大師！諸欲所作，願具告勅。」

毘羅摩言：「我今欲作一切大施，施中所須願為我辦。爾時大王即於城外，安曠之處莊嚴施場，唯願大王，善言誘喻，諸作使者無令於我而生瞋恨；爾時大王及給使者，皆悉歡喜敬意，供辦飲食所須；尋於諸方擊鼓宣令，若諸眾生凡有所須——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醫藥、象馬、車乘香華、瓔珞、末香、塗香、舍宅、燈明悉來集此，當相奉給。」復說偈言：

「我為利益，　諸世間故，
隨諸眾生，　所須之物，
乃至身體，　手足肉血，
捨離之時，　猶如草芥。
汝等若受，　是供養時，
則當一心，　思惟善法；
受供養已，　不應貪著，
當以善法，　利益一切。
若以我力，　能速涅槃，
以為眾生，　流轉生死。
是故久住，　不取涅槃，
無量眾生，　墮老死獄，
我欲拔之，　永離遠離。」

時，毘羅摩菩薩摩訶薩所設供具，令無量百千萬億眾生，隨意所須悉得充足，善言說法：「諸大德！我今忘身以憂汝身，汝等今已受我供養。好自利益當觀正法，若死至時雖有父母、妻子、親族無量財寶，不能令命住一念頃，及其命盡獨至他世；父母、妻子、親族財寶無隨去者，唯有業行不能捨離。」復為大眾而說偈言：

「為父母親族，　修行於惡法，
命終墮三趣，　無有隨逐者。
於今現在世，　若受苦惱時，
雖有父母兄，　不能受少分。
況於未來世，　而當有代者，
是故當一心，　莫為他行惡。

「諸大德！汝等今身安隱無患，所謂衰老、肺病、欬逆、頭痛已無是病，當勤修行一切善法。」是毘羅摩菩薩摩訶薩，以二攝法攝取眾生，所謂財法：滿九十日過夏已訖奉施嚫願。所謂金盤具足八萬盛以銀粟、八萬銀盤盛以金粟、八萬小牛、八萬乳牛悉從一犢，是一一牛乳日一斛，純以白疊纏覆其身，金角銀蹄莊嚴映飾；八萬童女形體端正，金寶瓔珞以自莊嚴，一一女人有一侍女，供給使令令皆淨潔，是諸女人各有一床，或金、或銀、琉璃頗梨、象牙、香木，種種茵蓐以敷其上；牛車八萬、象馬八萬，及諸倉庫，錢財珍寶不可稱計。如是等物悉莊嚴已，而作是念：「今是施物將無少耶？」
爾時，菩薩為諸婆羅門說如是言：「汝等當知，我今集聚如是種種金銀、女人、車乘、象馬、倉穀、珍寶，正為汝等，幸可少時寂然無言，聽我所願，然後隨意共分而去。」
爾時，一切諸婆羅門寂然無聲。是時，菩薩為諸眾生自諫其心：「汝心所作常求果報，猶如獼猴入於稠林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所布施，　普為諸眾生，
如是之布施，　實不望其報。
願悉施眾生，　等受於快樂，
以汝貪善故，　久在於天上，
亦以貪惡故，　久住於地獄。
復以貪著故，　作此大施主，
或作貧窮人，　或行於大施，
或時以自在，　守財而慳貪，

或以自在故，　自墜於貧苦。
或復以縱逸，　久在於生死，
輪轉無窮已，　猶如輪轉地。
我在久遠來，　隨順敬事汝，
雖作如是事，　不能令汝喜，
汝令當安住，　不動寂靜中，
我今所布施，　悉為諸眾生。」

爾時，毘羅摩菩薩即以右手執持澡灌，以大慈悲熏修其心，憐愍一切諸眾生故，涕泣流淚而作是念：「我今所施，不為梵王、摩醯首羅、釋提桓因，假使更有勝是三者，亦不悕求；唯求佛道，欲利眾生斷諸煩惱。我今當捨己身、妻子、奴婢、僕使、珍寶、舍宅，唯求解脫，不求生死。我今所施柔軟女人，願諸眾生於未來世，悉得斷除所有貪欲；今我所施五種牛味，願諸眾生，於未來世常能惠施他人法味；今我所施如是敷具，願諸眾生，於未來世悉得如來金剛坐處；我今所施種種珍寶，願諸眾生，於未來世悉得如來七菩提寶。」作是語已，從上坐所循行澡水，而水不下，猶如慳人不肯布施。
爾時，菩薩即作是念：「今此澡水何緣不下？」復作是念：「將非我願，未來之世不得成耶？誰之遮制令水不下，將非此中無有大德，其餘不應受我供耶？或我所施不周普耶？或是我僕使不歡喜耶？將非此中有殺生耶？我今定知不困眾生，我今所施亦是時施，亦不觀採是受非受。而此灌水何緣不下？」
爾時，菩薩見婆羅門為此諸女生貪嫉心，而起瞋恨，各各說言：「彼女端正，我應取之，汝不應取。彼牛肥壯，我應取之，汝不應取。」金銀盤粟，乃至珍寶，亦復如是。
爾時，菩薩見諸婆羅門貪心諍物，互相瞋恚，即作是言：「是諸受者，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、亂心不能堪受，如是供養如車軸折，輻輞破壞不任運載，我亦如是。種子良善而田薄惡，以此受者，心不善故令是澡水不肯流下，我今雖作如是布施，亦無有人教我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我自為一切眾生故發是心。今當自試，若我審能愍眾生者，灌水當下。」即以左手執罐瀉之，水即流下菩薩右手。
諸婆羅門見是事已，各生慚愧，離所施物修行梵行，諸婆羅門尋共稽首，求請菩薩以為和尚。菩薩憐愍即便受之，教令修學四無量心，以是因緣命終即得生梵天上，令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，不見此是福田此非福田，亦不分

別多親少疑。是故菩薩若布施時，或多、或少、或好、或惡，應以一心清淨奉上，莫於受者生下劣心。

菩薩本緣經一切施品第二

一切諸菩薩，　為利眾生故，
捨棄己身命，　猶如草糞穢。

如我曾聞：
過去有王，名一切施；是王初生，即向父母說如是言：「我於一切無量眾生，尚能棄捨所重身命，況復其餘外物珍寶。」是故父母敬而重之，為立名字，字一切施。從其初生，身與行施，漸漸增長，譬如初月至十五日。其後不久父王崩背，即承洪業霸治國土，如法化民不枉萬姓，擁護自身不豫他事，終不侵陵他餘隣國。隣國若故來討罰之，希能擒獲，救攝貧民給施以財，恭敬沙門婆羅門等。常以淨手施眾生食，口常宣唱與是人衣、與是人食、及與財寶，愛護是人、瞻視是人。
爾時，菩薩常行如是善布施，時隣國人民聞王功德，悉來歸化，其土充滿間無空處，猶如山頂暴漲之水，流注溝坑谿澗深處；亦如半月海水潮出，其國外來歸化之民，充滿側塞，亦復如是。其餘隣國漸失人民，各生瞋恨，即共集議，當共往討。作是議已，尋嚴四兵來向其國。
爾時，邊方守禦之人，遠來白王：「隣國怨賊今已相逼，猶如暴風黑雲惡雨。」王即告言：「卿等不應惱亂我心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隣國所以，　來討我國，
正為人民，　庫藏珍寶，
快哉甚善，　當相施與，
我當捨之，　出家學道。
多有國土，　為五欲故，
侵奪人民，　貯聚無厭，
當知是王，　命終之後，
即墮地獄，　畜生餓鬼。

「是故，我今不能為身侵害眾生，奪他財物以自免者。」
爾時，大臣及諸人民各作是言：「唯願，大王！莫便捨去，臣等自能當御此敵，王且觀之，臣等今日當以五兵戟牟劍矟，奮擊此賊，足如暴風吹破雨雲。」

王即答言：「咄哉卿等！吾已久知，卿等於吾，生大愛護，尊重恭敬；亦知卿等勇健、難勝、雄猛、武略、策謀第一。但彼敵王今作此舉，都不為卿，正為吾耳。假使彼來不損卿等，何得乃生如是惡心？吾久知此，五盛陰身為眾箭鏑，卿不知耶？吾久為卿說，諸菩薩應於眾生生一子想，汝不應於他眾生所生瞋害心，畢定當知墮于地獄，是故應當一心修善。」當說是時，賊已來至，高聲大叫。
王聞聲已，即問群臣：「此是何聲？」
諸群臣寮各懷悲感，舉聲哀號，咸作是言：「惡賊無辜，多害人民，譬如惡雹傷害五穀，亦如猛火焚燒乾草，又如暴風吹拔大樹，又如師子殺害諸禽獸，怨賊殺害，亦復如是。」
爾時，諸臣不受王教，即各散出，莊嚴四兵便逆共戰。軍無主將，尋即退散，兵眾喪命，不可稱計。時，王登樓說如是言：「因惡欲故令人行惡，如是諸欲，猶如死尸行廁糞穢，如何為此而行惡耶！愚人貪國，興諍競心，猶如眾鳥競諍段肉，是諸眾生常有怨憎，謂老病死，云何不自觀察是怨，反更於他而生諍競？」一切施王思是義時，敵國怨王即入宮中。
王於爾時便從水竇逃入深山，至稠林中，得免怨賊。其地清淨，林木種種，華果無量，不可稱計；水清柔軟，八味具足，眾鳥鳧鴈，禽獸難計。王見是已，心生歡喜，復作是言：「吾今真實得離家過患，無量眾生常為老病死怖逼惱，今得此處清淨安樂快不可言，此林乃是修悲菩薩之所住處，亦是破壞四魔之人堅固牢城，我今已得清潔洗浴、離眾垢故，我今與此眾鹿為伴，身心安隱極受上樂。」
爾時，怨王得其國已，即便唱令求覓本王：「若有能得一切施王，若殺、若縛將來至此，吾當重賞隨其所須，一切給與，以其先時常自稱讚能行正法，呰毀吾等暴虐行惡，是故吾今欲得見之，示其修善所得果報。」
爾時，他方有一婆羅門，貧窮、孤悴、唯仰乞活，兼遇官事，無所恃賴。聞王名字，好行惠施，即從其國來欲造詣，乞求所須。即於中路，飢渴、疲乏止息林中，即便譖言：「是處寂靜聖人住處，亦是神仙離欲之人，求解脫者斷絕飲食、不畜奴婢、不乘車馬、少欲知足、食噉稗子諸根藥草；大悲心者之所住處，亦是一切飛鳥、走獸無怖畏處，自在天王為令眾生，見家過患，故化是處。」
爾時，一切施王聞是語已，心生歡喜，便往見之，共相問訊，便命令坐。時，婆羅門即便前坐，坐已，一切施王便以所有眾味甘果而奉上之。既飽滿已，王即問言：「大婆羅門！是處可畏無有人民，是中唯是閑靜修道之人獨住之處，仁何緣來？」
婆羅門言：「汝不應問我是事，汝是福德清淨之人，遠離家居牢獄繫縛，何緣問我如是之事？汝不應聞濁惡之聲，若他犯我，我則犯

他；若他奪我，我則奪他，喪失財賄，親族凋零，以在家故，受如是事。大德！汝今已斷一切繫縛，安住山林，如大龍象自在無礙。」

一切施菩薩，即作是言：「汝今發言，清淨柔軟，何故不共於此住止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若欲聞者，我當為汝具陳說之。我本生處去此懸遠，薄祐所致，遇王暴虐，猶如師子在鹿群中，終無一念慈善之心。我王暴虐亦復如是，於諸人民無有慈愍，有罪無罪唯貨是從。我從生來小心畏慎，曾無毫釐犯王憲制，橫收我家繫之囹圄，從我責索金錢五十：『若能辦者，我當赦汝居家罪戾；若不肯輸，吾終不捨，要當繫縛幽執鞭撻。』尅日下期當輸金錢，家窮貧苦無由能辦。曾聞此國一切施王，好行惠施攝護貧人，所行惠施無有斷絕，如春夏樹華果相續，亦如曠野清冷之水，渴人過遇自恣飲之；猶如大會無人遮止，我今略說，假使有人，人有千頭、頭有千口、口有千舌、舌解千義，欲歎是王所有功德，不能得盡。彼王成就如是名德。我今居家遇王暴虐，橫羅罪戾更無恃賴，故欲造詣陳乞所須。然我心中常作此念：『我今何時當到其所，隨意乞求？若彼大王必見憐愍能給少多，我家可得全其生命，若不得者，我亦不久當復殞歿。』」

爾時，菩薩聞是事已，心悶躃地，猶如惡風崩倒大樹。時，婆羅門即以冷水灑其王身，還得穌息。時，婆羅門復問：「大仙！汝聞我家受是苦惱，心迷悶耶？是中清淨，汝所愛樂能生悲心，我今遇之尚無愁苦，汝今何緣生是苦惱？」

王即答言：「汝本發意欲造彼王，是汝薄相正值不在，汝今若往必不得見，故令我愁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言：「為何處去？」

施王答言：「有敵國王，來奪其國位，今者逃命，在空山林，唯與禽獸而為等侶。」

時，婆羅門聞是語已，尋復悶絕。一切施王復以冷水灑之令悟，即慰喻言：「汝今可坐，且莫愁苦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我於今日命必不全。所以者何？本所願求，今悉滅壞，我何能起？定當捨命。」

一切施王，爾時即起慈悲之心，作如是念：「可愍道士所願不果，譬如餓鬼遠望清水到已不獲，心悶躃地，是婆羅門，亦復如是。」復更喚言：「咄，婆羅門！汝可起坐，汝可起坐。一切施王，即我身是。汝本欲見，今得遇之，何故愁苦？」

婆羅門問王：「今善言慰喻，於我有錢財耶！」

王即答言：「我無錢財，但有方便，可能令汝大得珍寶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云何方便？」
王復答言：「我先聞彼怨家之言居我國，已於大眾中唱如是言：『若有能得一切施王，若斷其命撿繫將來，吾當重賞隨意所須。』我從昔來，未曾教人行於惡法，是故不令汝斬我頭，但以繩縛送詣彼王。所以者何？除身之外更無錢財。然我此身今得自在，幸可易財以相救濟。善哉，善哉！婆羅門！吾今得利，以不堅身易堅牢身。道士且觀，設使我身在此命終，屍棄曠野草木無異，雖有禽獸而來食噉，為何所利？今以如此灰土之身，貿易乃得真金寶物，我復何情而當惜之？」
時，婆羅門聞是語已，悲涕而言：「何有此理？所以者何？汝今乃是無上調御、眾生父母，善為愛護大歸依處，能滅一切無量眾生所有怖畏，所作廣大不望相報，於諸眾生常生憐愍，能於闇世作大錠燎。我當云何破滅正法，繫縛汝身送怨王耶？假使將王至彼怨所得獲金寶，我復何心舒手受之？假使受者，手當落地；譬如男子為長養身噉父母肉，是人雖得存濟生命，與怨何異？我亦如是，設縛王身將送彼怨，雖多得財以贖家居，我所不貴。」
時，王答言：「如此之言，復何足計？汝若於我必生憐愍，我自束縛，隨汝後行詣彼怨家，汝無罪咎，我可得福。」
婆羅門言：「敬如王命，當隨意作。」
說是語已，王即自縛，共婆羅門相隨至城。其王舊臣及諸人民，當見王時，悉生驚怪：「咄，婆羅門！汝是羅剎非婆羅門，汝是羅剎非婆羅門。汝本實是暴惡鬼神，釈偽詐現婆羅門像，無有悲心，真是死魔常求殺人。汝今令此王身滅沒，猶如月蝕，七日並照大海乾竭，無上法燈今日盡滅，旃陀羅種，汝今云何手不落地？汝身何故不陷入地？如師子王，已死之後誰不能害？是一切施王久已遠離國城、妻子、倉庫、珍寶、一切諍競，退入深山，修寂滅行；於汝何怨，而將來此？」舉城人民，同聲願言：「諸大仙聖、護世四王！願加威神擁護是王，令全生命。」
時，婆羅門聞是語已，心生怖畏，將一切施疾至王所，作如是言：「大王當知，我今已得一切施王。」怨王見已，心即生念：「是王年壯，身體姝好、容貌端正、其力難制；是婆羅門，年在衰弊，形容枯悴、顏貌醜惡、其力無幾，云何能得是王將來？」竊復生念：「將非梵王、自在天王、那羅延天、釋提桓因、四天王耶！」怨王即問：「誰為汝縛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我自縛之。」怨王詛言：「遠去，癡人！」復更問言：「汝將非以呪術之力而繫縛耶！汝身羸劣，彼身端嚴猶如帝釋，云何能繫？假使有人自言：『能吹須彌山王令如碎末。』是可信不？」

爾時，怨王即告大臣：「汝等當知今此難事，為是夢中，是幻化耶？將非我心悶絕失志，錯謬見乎？是老獼猴云何能縛帝釋身耶？諸臣當知，豈可以藕根中絲懸須彌山耶？可以兔身渡大海耶？可以蚊[此/束]盡海底耶？」
時婆羅門，聞是語已，即向怨王而說偈言：

「大王今當知，　我實不能縛，
是王慈悲故，　為我而自來。
如以網盛風，　是事為甚難，
正使天帝釋，　亦復不能為。」

爾時，怨王即向一切施王說如是言：「汝以哀我，故入深山、谿谷、林木空曠之處，唯與禽獸共相娛樂，少欲知足、飲水食果，以草為敷，不與我諍。然我怨心猶未得滅，我今自在能相誅戮，以何因緣來至此耶？」
爾時，一切施王嬉怡微笑，無有畏懼，身心容豫如師子王，而作是言：「汝不知耶！我身即名一切施王，我欲成就本誓願故。今來在此，有三因緣：一者、為婆羅門而求錢財；二者、以汝先募，若得我身將來此者，當重賞之；三者、我先誓願當一切施，是故我來欲捨身命。汝今當觀，若我此身命終入地，為何所益？我本所以逃入山林，非以畏故，但為愛護諸眾生耳。汝今自在怨心未滅，我今來此，隨意屠割而得除怨，心則安隱，是故汝今應早為之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於怨生瞋恨，　則自燋其心，
譬如灰下火，　猶能燒萬物。
因心著瞋恚，　命終墮地獄，
猶如惡毒箭，　中則身命滅。
若瞋於怨憎，　心不得寂靜，
譬如痛目者，　不能見正色。
此身肉血成，　骨髓肪膏腦，
屎尿涕唾等，　薄皮裹其上。
是身如行廁，　無主無有我，
於王有何怨，　而常生瞋恚。
生老病死賊，　常來侵王身，
何故於是中，　返生親友想。
我身四大成，　王身亦復然，
今若見瞋者，　是則為自瞋。

「是故大王不應生瞋，若故瞋者今得自在，幸可隨意早見屠戮。先所開募，可賞是人；我今必定捨命不悔。以是因緣，願諸眾生能一切施及得捨名。」
爾時，怨王聞是語已，從御座起，合掌敬禮一切施王，作如是言：「唯願，大王！還坐本座，汝是法王正化之主，我是羅剎暴惡之人；汝是世燈為世父母，我是世間弊惡大賊，專行惡法劫奪他財；汝是法稱正法明鏡，我非法稱常欺誑他，猶如盲人不自見過。如我等輩罪過深重，是身久應陷入此地，所以遷延得至今日，實賴仁者執持故耳，今捨此地，及以己身奉施仁者。」
一切施王即為怨王廣說法要，令其安住於正法中，大以財寶與婆羅門遣還本土。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檀波羅蜜時，尚捨如是所重之身，況復外物所有財寶。◎

◎菩薩本緣經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一

菩薩摩訶薩，　為諸眾生故，
一切所重物，　無不以惠施。

如我昔曾聞：
過去有王，其王有子，名一切持。年在幼少，形容端正，猶如滿月眾星中明，眾生視之，無有厭足，威儀安諦，如須彌山；智慧甚深，猶如大海；忍辱成就，猶如大地；心無變易，如閻浮檀金，常為一切人天所愛。猶如八味清淨之水，於諸世間其心平等；猶如日月等照於物，滿眾生願；如如意寶見諸乞者，心生歡喜；猶如慈母，見所愛子。是時，王子當說偈言：

「我今得自在，　所有無量財，
悉與眾生共，　如日皆等照。
見有乞求者，　終不言無有，
無所求索者，　亦復施與之。」

王子菩薩，諸根寂靜，猶如梵天；財賄具足，如毗沙門。王為諸眾生供給走使，猶如弟子事師和尚；心常愛念一切眾生，猶如父母念所生子；教化眾生法則禮儀，如大博士。王子菩薩，悉得成就如是功德，心常樂施一切眾生，如是之物施與是人、如是之物施與某甲；是人恐怖，我當安慰修行正法無有廢捨。所施之物，謂金銀、瑠璃、頗梨、真珠、車璩、馬瑙、珊瑚、璧玉、種種器物，及諸衣服、床臥、敷具、車乘、舍宅、田地、穀米、奴婢、僕使、象馬、

牛羊，隨有所須，悉能與足。譬如天雨，百穀滋長，恒以五指施人財物；猶如五龍，降注大雨。王子菩薩常行布施，日日不絕。設使一日，無人來乞，顏色燋悴，心為愁慼，猶如初月烟霧所覆，無有光明。爾時，諸臣於此王子，悉生嫌恨：

「咄哉我王愚癡無智，　有財不食後世安在，
見不能用亦不呵子，　分散庫藏施無功者。
庫藏盡已民當迸散，　民既散已怨至誰護，
假設無護命當不全，　命既不全國復誰居。」

爾時，大臣及諸人民各思是事。爾時，父王有一白象，行蓮華上，力能降伏敵國怨讎，以有此象，故令他國不能侵陵。時，有邊方怨敵之王常作是念：「我當云何而設方便，得彼白象？」即遣諸人，詐為苦行婆羅門像，往詣王子求索白象。

爾時，王子見諸大臣生瞋恚心故，乘白象出城遊觀，欲向一林，即於其路見婆羅門。既見王子，心大歡喜呪願且言：「願使王子紹繼大王無上之位，壽命無量；隣國歸德，天下太平。王子！我等悉是婆羅門也，居在遠方，常承王子好喜布施，故從遠來，道路飢渴，備受眾苦。王子！當知我等，受持清淨禁戒，多所讀誦，無有不綜。王子功德流布十方，聞風稱讚無不愛樂，能令眾生所願滿足，有來乞者無一空還，汝所乘象願見施與。」

爾時，王子即作是念：「今若不與，則違本要；設當與者，非我所有，復是父王所愛重者。」即便語言：「君等若須金銀、琉璃、種種車乘、奴婢之屬，我悉能與；此白象者，既非我有，不得自在，復是父王所乘之象，云何輒當以相惠施？計是白象價直幾許，我當與直，不令汝等有貧乏也。何必正欲得此白象？汝婆羅門！憐愍眾生，出家受戒，已遠離一切之物，何用是象？汝若得者，或更有患。」

諸婆羅門復作是言：「我等不用錢財珍寶，唯須是象乘之入山，求覓好華供養諸天已，當令眾生若生天上、或入涅槃。王子本願欲利益他，我亦如是欲利益他。」

爾時，王子聞是語已，即生悲心，便下白象，覆作是念：「此象雖是父王所有，今以布施，大臣人民必當見嫌，欲利益他，何得計是！然我所施，不求名聲生天人中，以是因緣，令諸眾生斷諸煩惱。」作是願已，便持白象施婆羅門，自乘一馬，還欲入城。

諸婆羅門既得象已，便共累騎，迴還而去。忽爾之間，已到本國。時諸大臣即共集聚，疾至王所，白言：「大王！今日快善所重白象，王子已持施婆羅門，諸婆羅門得已乘去，今到敵國；以王先時

見其布施金銀珍寶，不呵責故，致令今日復以白象施與怨家。大王！世間惡子多諸過患，飲酒樗蒲貪色費用，臣等敢奏不咎責，王子若能從今已往，更不以財惠施於人，則可聽住；若不止者，便當擯之遠著深山。」

爾時，父王即召其子作是念言：「怪哉！我今云何一旦為諸大臣不令我子隨意行施；我今慚愧，猶如婦人怖畏姑姒。」即向其子而說是言：「卿從今始，莫復貪著，一切功德可離捨；心行正法者，應著草衣服、噉水果遠處深山；卿今不應挑其右目以治左眼，卿於今日如何一旦惱亂我心及諸大臣？夫為人法，先安其親，然後乃當及餘他人，卿今云何以我白象施與怨家？」

◎

菩薩本緣經卷上

右經第三幅十四行，鹿群威猛(之下)丹本有「如我曾聞，菩薩往昔以恚因緣墮於龍中，(乃至)五穀臨熟遇天惡雹(等)。」凡二十六行四百四十二字；國本、宋本所無者，今撿彼文，則是此經下卷。〈龍品〉第八之文，《丹藏》錯亂，妄安于茲耳，故今不取。

菩薩本緣經卷中

僧伽斯那撰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

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餘

◎爾時，王子合掌長跪，敬禮父王：「臣所布施，不為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不為名聲，不求生天人中豪貴，非是癲狂錯亂心作，為求正法，作是施耳。大王！當知臣今雖復擁護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及其死時，雖有親族，誰能隨去？唯見正法逐之不捨。臣若無心行善法者，猶望大王苦言教勅，如何一旦信用邪言，斷臣行善？王先勅臣施捨捨心，捨心是臣本性根原，云何可捨？猶如地性，不可捨堅；乃至火性，不可捨熱；如魚投陸，命何能存？如王僮僕六情具足，身體完具與天無異，是人云何與王給使？王家所有車乘、婇女、金銀、珍寶從何處得？當知皆是過去施業，今得是報。大王！當知一切餓鬼，飢火所逼，身心燋惱，如此皆是貪惜因緣。若諸天中，七寶宮殿壽命長遠，當知皆是布施因緣。大王！臣今所施，火不能燒，水不能漂，王家盜賊，怨家債主，不能侵奪所施之物。於諸趣中，能作親友，是天乘載是所施物；在生死中，隨逐臣身，如犢隨母。如王所勅，欲令臣止布施之心，若不能捨，當徙深山；雖至深山，苟施心不息，貧窮之人，亦復當來。臣本誓願實樂山林，所以未啟，慮父不放。大王今已聽真得本願，正爾奉辭涉路進發。所以者何？山林之中，是閑靜處仙聖所樂，能離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臣若至，彼必能自利。」

爾時，王子即禮王足，右遶三匝，奉辭而出；次至母所，跪禮如常，右遶三匝，禮足而出；復至妻所，而作是言：「卿好住此，供養父母，守護其子，此即是汝修行正法。今我欲去遠至山林。何以故？我先常願，欲入深山修行其志。父王今聽，是故我當速往至彼，以副我心；與諸禽獸共為等侶，飲食水果足自存活；汝是王女，身體柔軟、端正、詳雅，何能堪忍如是苦事，故應住此不須隨我。」其妻聞已，心悶懊惱，身體掉動如芭蕉葉，悲號啼泣，椎胸拔髮，舉聲大哭，唱言：「奈何！君有何罪，乃令父王擯之深山？大王寬慈，正法治化愛民如子，云何一旦驅擯乃爾？君之愛形，身色柔軟如瞻婆華，云何一旦當臥棘刺土石之上？如今在宮五樂自娛，設當入山唯聞虎狼、師子、毒獸諸惡音聲。怪哉！大王慈愛之心，今日安在？如何父親變成離薄，以小因緣一旦成怨？」

爾時，王子即答妻言：「善哉！王女！汝有深智，精進、勇猛，是我善伴，設我不是應當呵責，云何乃出如是麁言？諸王為國共相戰諍，皆為貪欲瞋癡所惱，是我福緣，乃令父王聽我入山修行正法，汝今不應生不歡喜。世中常法，王若衰老，則立太子令知國事，國事殷湊，多諸過咎，咎既鍾身，無逃避處。王今未衰，便能放捨，聽我入山修學其志，世間過咎永不見及，汝今何故不歡喜耶？汝便好住，我今欲去。」

答言：「妾之父母處與君時，日月大地及四天王悉皆證知。初婚之日，君自發言誓不相捨，如何今日便欲獨往？當知日月及以猛火，明與質俱不相捨離，君今云何而欲見捨？」

爾時，王子悉以家財布施貧乏，即以兩肩荷負二子，携將其妻，往雪山中。王子到已，食果、飲水以存性命，晝夜修習慈悲之心，復作是念：「我本在家，雖受五欲，未若今日處山歡娛，如是之樂，釋提桓因所受欲樂所不及也。是諸眾生不知正法微妙之味，如烏不知蓮華之味。」是時，王子常為眾生思惟是義，妻常入山採於果蓏以自供給。

是時，有一老婆羅門，其形醜惡人所惡見，從遠方來。王子見已，即命令坐，行水施果然後問訊：「汝何緣至此耶？將非厭家之過患乎？壯應在家極情五欲，今已衰老，死時將至，捨來修道甚是快事。是中閑靜無有家過，汝若樂此，我之所有甘果、冷水，常相供給不令有乏。」婆羅門言：「無欲想者應住於此，我今欲想猶未能滅，是故不能於此住也。大仙！汝且觀之，我身雖老，頭白齒落、行步戰掉、目視矇矇，舌乾、口燥不能語言，頭重難勝猶如太山，耳聽不了身體衰變，而有欲想猶如壯時。大仙！當知我年朽邁身力羸損，家貧空乏困於僕使，若欲滿我本所願者，幸可惠施二奴僕使。」

菩薩聞之，即作是念：「怪哉！今日若言無有，則非本誓；若言有者，今實空貧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君今遲疑，何所思慮？將慮我非婆羅門受持禁戒博學人耶！若有此慮我實是也。」

菩薩答言：「我本在家，多有僕使，金銀、珍寶、庫藏盈溢。當于爾時，見有乞者，終不言無，今在此止悉不持來，何處當得以相副稱，所以遲疑思是事耳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我今衰老氣力空竭，從遠方來乞求所須，汝從本來凡見乞者，曾不發言：『我無所有。』今日何故發如是言？大仙！若能憐愍給施二奴，我當還國；若不能者，我必此死。」

爾時，王子即作是念：「我今當作何等方便發遣此人？」爾時，二子近在不遠山中遨戲，復作是念：「我今當為一切眾生，作不空因

緣。」即喚其子，子既至已，菩薩抱之，復作是念：「我今二子生長深宮，身體柔軟，未經寒苦，如何一旦違離父母，為他僮僕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我今何緣計如是事，若不修行難行苦行，何緣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以是因緣，我當行之，願以此行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我今捨此所愛二子，不求生天人中果報，轉輪聖王、帝釋梵四天王，願此功德悉與眾生成無上道。」爾時，菩薩手執二子，授婆羅門，作如是言：「汝婆羅門！我此二子猶如我命，幼稚無智，未解人語，雖復似人未有所識，今持相與以為僕使，恐母來至，可速將去。」

爾時，二子迴捉父衣，而白父言：「父今何緣，持我兄弟與此惡婆羅門？我等從今永離父母，年既幼小未有所識，無覆、無護云何能活？我等何故受此苦惱？今墮他手命必不全，如犯王法則受刑罰，我等愚小未有所犯，何緣今日乃見是苦？假使實犯猶望恕放，況無所犯，而橫見枉？設父於我愛心已斷，但為人法復不應爾，老小可愍愚智有之，父今何為特見苦毒？假使為法而見捨者，喪失慈惻豈是法耶？我雖幼稚，亦曾聞說婆羅門法，若有擁護妻子因緣得生梵天。」

爾時，菩薩聞是語已，身心戰動即自呵責：「何緣乃爾？心汝不知耶！從昔已來，流轉生死，一切眾生，何者非怨？何者非子？汝今闇蔽盲無見耶！何不繫念思惟分別？汝今直為彼將二子，便如是動耶！若死至時，當云何乎？」

爾時，菩薩呵責心已即得定住，語婆羅門：「汝速將去。」

是時，二子即白父言：「且聽！小住，須我母至，跪拜問訊辭去不晚。」菩薩答言：「汝等但去，吾與汝母當隨汝後。」

時，婆羅門將其二子速疾發引。是時，二子隨路還顧，迴視父面，悲號啼哭。菩薩爾時更復呵心：「汝今不應復更戰動，當觀受形老死熾然，子去未遠復立誓願，我今捨子實是難行，願此因緣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除諸眾生一切繫縛。」

時，婆羅門發脚未遠，即作是念：「甚奇王子，世間希有，如言則行施我二子，所修善法具足成就。今此二子當於何賣？唯有還至本祖王國。」

時，婆羅門即將二子往詣王宮，是時祖王見其二孫，悲喜交集問婆羅門：「汝於何處得此二兒？」婆羅門言：「且聽！彼雪山中，大王之子名一切持，以此二子施我為奴。」

王聞是語，扼腕而言：「怪哉！我子愛法太過，乃至不惜所愛兒息；汝今還我，當與汝直。」婆羅門言：「敬如王命。」即受珍寶還歸其家。

時，菩薩妻在空林中，左目瞤動心驚不樂，所採雜華尋即萎枯，器中二果迸出墮地，二乳驚動汁自流出，有鳥在前連聲鳴叫，即作是念：「今此瑞應必定不祥，將非我夫命根斷耶？或是虎狼、師子、惡獸食噉我子？復非遨戲墮山死乎？」念是事已，便還所止，尋見菩薩近一石岸，在草敷上傾身而坐，即作是念：「我夫在此定無他慮。」便前白言：「二子今者為安隱不？」菩薩答言：「二子安隱。」妻復言曰：「我今耳中實聞安隱，但未見之猶懷憂慼。」菩薩答言：「汝但小坐，自當見之。」妻便却坐，復重告言：「汝不知我本誓願耶！一切所有要當施人。汝朝出後，有婆羅門來從我乞，尋以二子而布施之。」妻聞是語，其心迷沒，舉身自撲悶絕躃地。爾時，菩薩以水灑之，水灑之後，還得醒悟，身體戰動，坐說偈言：

「怪哉為正法，　而行於苦行，
以子布施時，　云何心不亂。
君心非剛鐵，　亦未永離愛，
云何能以子，　而用施於人。
我子既稚小，　端正無及者，
面色如蓮華，　目如優鉢羅；
自食於水果，　亦不相煩累，
如何無人情，　一旦以施他。
此路多石沙，　荊棘惡刺等，
彼人無慈慧，　當將至何處。
君今不見耶！　彼諸麞鹿等，
猶來求推覓，　況君為其父。
不見此山中，　一切諸樹木，
以失我子故，　悉皆而啼哭；
一切諸樹木，　悉無有心識，
猶尚能如是，　況復有心者。」

爾時，其地有芭蕉樹，舉身戰動，妻尋語言：「汝夫亦以子息施人，無慈愍耶！何故如是，舉身戰動？」
爾時，其妻念子悲號，東西馳走不安其所。菩薩復言：「甚善，甚善！已得入山修行善法，云何令心受如是苦？空喪閑居修善妙理。怪哉王女！雖有深智精進勇猛，而不能解生死過患，父母、妻子、兄弟怨憎，誰能於中識其根原。見兒過去或為汝怨，彼若遭苦汝則歡喜，今為汝子別便憂惱，設使死亡強將去者，復可於我起瞋恚耶！汝本不聞諸仙聖言：

「『若少壯老皆歸於死，　猶如果熟自然落地，
汝本不觀一切生死，　猶如夢中邪見事耶！
無常生死將諸眾生，　雖有父母誰能救之，
譬如師子搏撮諸鹿，　彼雖有母亦不能救。
是老病死常害眾生，　猶如果樹多人所摘，
譬如坏器值天降雨，　悉皆爛壞無有遺餘。
三界眾生亦復如是，　遇無常雨無得免者，
今營此業明造彼事，　樂着不觀不覺死至。』

「如是二子，必定當捨，我今為法，而以施人；汝當歡喜，不應愁苦，我雖捨子，子必安樂，是故不應生大苦惱。」王子菩薩說是語已，其妻寂默更無所陳。
爾時，釋提桓因即作是念：「怪哉菩薩！無所愛惜。」即下化身為婆羅門，至菩薩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大仙今當知，　名聞徹梵天，
能行於大施，　愛樂於正法。
今我所求索，　蓋亦不足言，
唯願大正法，　滿我之所願。」

菩薩答言：「我今身命，悉為一切無所愛惜，況餘外物、錢財、珍寶，假使有者，實不愛也。我本在家，多有庫藏、象馬、車乘、奴婢、僕使，悉以給施諸婆羅門，無所匱惜。但今現在空無所有，唯身與婦，若必須者，實復不愛。」
婆羅門言：「汝能爾者，便可以妻而見惠施。」
菩薩答言：「嫉妒惜心久以遠離。汝小聽，我為其說法。」菩薩報妻：「是婆羅門從我乞汝，汝意云何？」妻便答言：「隨意自在，我今屬君何得自從？」即捉妻手，授婆羅門。
時，婆羅門語菩薩言：「今此婦人顏貌端正，身體姝妙色像第一，道路嶮難多有寇賊，我今單獨去必不達，且還相寄莫復餘施。」
菩薩復言：「我今賴君破壞牢獄斷絕繫縛，汝今復欲還我牢獄繫縛我耶！」
婆羅門言：「若見憐愍，必令得者，願還受之，經須臾時。」菩薩憐愍故，少時還受，竟復何苦。婆羅門言：「我若失期不得還者，慎莫更以施與餘人，已是我有不得任意。」說是語已，即便還去。去此不遠，復更化作餘婆羅門，還菩薩所而作是言：「汝勝利益一

切眾生，譬如果樹常出甘果，我於遠方久承風味，是故褰裳而來相造希滿所願。」
菩薩答言：「唯有一妻，先已施人，今唯有身，猶得自在，若須相給。」
婆羅門言：「不須汝身，唯須二目，能相給者，深抱至念。」
爾時，菩薩即作是念：「是婆羅門從我乞目，為作何等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我何所計？是身猶如塚間死屍，以不堅牢，貿易堅牢，應當歡喜，何所思慮？」爾時，菩薩捉佉陀羅木而作誓言：「我今悉為一切眾生，棄捨二目，無所貪惜；我先捨婦持用施人，願此功德鍾及眾生，永斷貪欲；施子因緣，令離愛習；今施二目，悉令眾生得清淨法眼。」菩薩摩訶薩，作是願已，便以木錐向目欲挑。
時，婆羅門尋前捉手：「且莫挑出，目今屬我，更莫餘施。」
菩薩答言：「我今一身，云何一日連受二寄？先婆羅門已寄我婦，汝今寄眼，我當云何而得守護？」
時，婆羅門即復帝釋身，語菩薩言：「婦、目二物悉是我有，今相付囑，莫復餘施。」爾時，帝釋即飛而去，於虛空中雨四種華，空中聲出，宣告諸天：「汝等當知，此人增長菩提道樹，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，其事如是，無所不捨。一切眾生若聞是事，應於菩薩悉生歡喜。」

菩薩本緣經善吉王品第四

菩薩行施時，　定心究竟作，
乃至魔波旬，　不能得斷絕。

我昔曾聞：
過去有王，名曰善吉；為欲成於菩提之道，常行利益修集正法，於諸眾生，無刀杖想。面目端正，世中少雙，言常含笑，無有麤獷，供養父母，尊重師長，恭敬沙門，出家道士。自行十善，亦勸人行，常行布施，無有斷絕。若有貧窮、困悴之人，身體羸瘦衣裳不障，菩薩見已即生憐愍，舉身戰動，猶被毒箭，心竊念言：「是諸眾生，慳惜因緣癡人不識，雖受人形，形相具足，以無福故，常從他乞。皆由先世不肯布施，以慳嫉妬而自覆蔽；現世報熟而受是苦；猶如田夫愚癡無智，遠至妻家道路飢渴，既入其舍，復值無人，即盜粳米滿口而唵，未咽之頃，家人即至，是人慚愧復不得咽，惜不吐棄。家人見已，即問之言：『君患何等乃如是乎？』是人聞已，默然無言。爾時，妻家眷屬大小，即將良醫而為診之，見其口頰堅如木石，更無餘計，即以刀刳是人二頰。既破之後，亦無膿污，但見生米滿其口中，是人以是覆藏盜事，得見現報。猶如女

人覆藏懷妊，臨產之日受大苦惱，發聲大喚，乃令一切悉共知之。人亦如是，覆藏諸罪報熟之時，苦惱所逼現露於世，或坐慳惜嫉妒居心而受此苦。我今杜塞一切諸路，不令慳妒而來入心，我今當集一切所施，安止眾生於布施中。」時，善吉王思是事已，常行布施，無有休息，當其施時，心喜無量。

當是時也，魔王波旬，愁憂不樂，而作是言：「怪哉！善吉！云何一旦為我怨對，而欲拘虛我之境界？我有大力能伏諸仙，飲水食果行諸苦行，善能成辦諸呪術者。我射華箭乃至一發，令持戒者悉皆破壞，譬如風吹驅折大樹；我今波旬雖射三發，恐不能令善吉菩薩身心傾動。何以故？外道諸仙無有智慧慈悲之心，不求利他正為自樂，是故被箭尋即退散。善吉菩薩有大智慧，慈悲心厚不求自樂常為一切，我今雖射乃至三發，猶恐不能令其退散。何以故？是人必定為諸眾生求無上道，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及其未成，我於中間或可留難令悉破壞。譬如有人始遇患苦，或有醫師少給湯藥，則可令差。亦如小樹，初生之時以爪能斷，及其長大，雖有百斧伐之猶難；曼此菩薩，未成無上正真之道，當速壞之。」

時，善吉王多行布施，疲極獨處靜坐而息。爾時，波旬在上空中，身出光明遏絕日月，而說是語：「善吉大王！善哉，善哉！汝今真能推求正法，愛念眾生，猶如慈母愛念其子。善男子！汝欲增長一切善法，而反熾然一切惡法，猶如有人欲食甘露而食毒藥、欲求安樂而反入賊、欲安隱身反服非藥、欲除斷渴反飲鹹水、欲斷婬欲反樂眾女。善男子！汝不知耶！有諸檀越以施因緣皆墮地獄，是故我今憐愍汝故，種種分別汝當受持。從今以往當斷施想，生慳惜心。」

爾時，波旬即化作地獄滿中罪人，以示善吉，復作是言：「如是人等，皆由先世好行布施貪求正法，是故今日悉墮是中受大苦惱。大王當知，是中罪人，唯以刀斧共相斫截，支節段段悉墮在地，而命猶存不肯死也；以熱銅鍱周匝纏身，舉身烟出命亦不盡；雖以千釘，釘霍其身，猶張牛皮亦復不死；東西馳走，常遇熾火，冷熱諸風，逼切其身；或有惡風，吹散其體、或被椎打，令如塵末，飢吞鐵丸，渴飲洋銅、或入刀林攀緣劍樹、或在大鑊隨湯上下，糜爛猶如熟豆。是諸眾生，雖受如是種種苦惱，然其命根亦不肯盡。大王當知，我今從王無所求欲，亦復不求供養之具，以王修行邪僻之道，是故我今為說正道。」

時，善吉王見地獄中如是眾生，即生悲心，而作是念：「如是眾生，流轉生死，無有出期，已受無量種種苦惱，今復於此地獄受苦可愍可傷。何時當得斷諸苦惱令無有餘？如是眾生先行惡法，今受苦報，自作自受，實非我苦。我今定知是諸無量受苦眾生，皆由先

世身、口、意業多作不善，故令今日墮是罪中，定不緣施而受苦也。」時，善吉王以慈悲心向波旬，而作是言：「善哉！大士！汝真慈悲，有憐愍心，善說道非道相，若使施者受如是苦，諸受施者復在何處？」

波旬答言：「善哉！菩薩！汝有深智，能問是義。諦聽！諦聽！當為汝說。時魔波旬，以己神力，即時化作諸天色像，以天瓔珞、寶鬘、華香莊嚴其身；無量伎樂，以為娛樂，諸天婇女侍使左右；種種諸樹常出甘果，華樹、瓔珞、衣服、飲食等樹列羅在前；無量眾鳥相和而鳴，其聲和雅甚可愛樂；處處多有流泉浴池，金色蓮華彌布水上；無老病死苦痛音聲，身處七寶微妙宮殿。」魔化是已，即示菩薩：「善男子！諸受施者，悉皆如是，受無量上樂，是故汝今應捨施心，從是以後可得受是微妙果報。」

爾時，善吉即作是念：「如是之言，顛倒虛妄，無有義理。所以者何？我未曾見呵梨勒樹能生甘蔗？廁糞之中出淨蓮華？純真妙金變為銅鐵？信心檀越受地獄苦？如是之言多所虧損，此言顛倒定是魔語。」即作是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能分別如是功德，汝則已為攝取於我。」復語魔言：「汝今當知，如蝗蟲翅，所有風力不能吹動須彌山王，以汝風力欲令我動，亦復如是。如先所說，言諸施主以施因緣，墮於地獄，諸受施人，生天上者正合我願。願我從今獨為施主，常墮地獄，令諸眾生，悉為受者生於天上。一身受苦，令多受樂，豈非菩薩本誓願耶！我今定知汝是波旬，汝亦不能當與我戰，我從昔來常集施心，汝今云何卒令我捨？」菩薩摩訶薩，修行如是檀波羅蜜，乃至天魔不能留難。◎

◎

菩薩本緣經月光王品第五

菩薩摩訶薩，　行無上道時，
為諸眾生故，　乃至捨頭目。

我昔曾聞：

是迦尸國，過去有王，名曰月光；修菩提道，為求法利，常呵諸欲。其王形體端嚴姝好，才智過人，天下少雙，質直不諂，所言柔軟，至誠無欺，遠離瞋恚，同心歡樂。恭敬沙門、諸婆羅門，慈仁孝順供養父母，隣國諸王承服德敬，而重伏之遙揖為友，名德流布遍於諸方，常能利益無量眾生。擁護國土所有人民，猶如慈母愛其赤子，復於後時竊生此念：「我當云何令諸眾生心歡喜耶？」即命大臣而作是言：「卿等今可莊嚴此城，懸諸華蓋、竪寶幢幡，掃灑燒香以華散地，無令人民而有憂苦；悉以寶瓔、珞瓔珞其身，衣服

被飾極令鮮明。」諸臣跪諾敬奉王命，即出宣告舉城人民：「卿等各各莊嚴城郭，所有里巷極使清淨，令如三十三天宮殿。」
時，月光王乘一大象出於宮殿，即命一臣：「卿持我聲告諸人民：『我今莊嚴如此城郭，非為貪欲、貢高、憍慢、畏怖他怨以禦寇敵，亦不求作轉輪聖王；我今所以莊嚴此城，唯欲令諸一切眾生受無量樂，不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』卿等今日宜應於我，起父母兄弟想善知識想；若入我宮，當如己舍，所須之物隨意自取；我今大施莫自疑難，取物之後當行善法；供身之餘，復當轉施諸人，若欲須我身命，亦不愛也，唯願一切皆受安樂。」時，月光王說是言已，宮中所有微妙寶物，使人負出隨意布施，視諸人民猶如父母兄弟赤子，顏色和悅猶如秋月。一切人民瞻戴是王，如父如母如兄如弟，善心視王目如青蓮。
當于爾時，國中人民無有持刀杖者，悉皆隨王奉行十善，猶如牛王諸牛隨從，亦如眾星隨逐於月；譬如眾商隨商主後，亦如眾兵隨逐主將；譬如蒲桃其子甘故生果亦甘；如旃檀樹根華俱香。是月光王令諸人民等行十善，亦復如是。當是時也，其國乃至無有一人瞋嫉、憍慢、貢高、剛強、盜人財物、姦犯他妻、兩舌惡口、貪恚邪見。是月光王雖非聖帝，而其人民悉行十善，是時人民雖無草衣、果蓏之食，而其體貌與仙無異，皆貪深山空閑之處，以愛王故不能捨離。時王如是行善法已，有諸沙門婆羅門等，稱傳其德遍滿諸方。
爾時，有一老婆羅門，捨家愛欲，居在雪山；長髮鬚爪為梵行相，結草障身水果禦飢。聞有人言，有月光王者好施無慳。聞是語已，因往本習，即生惡念。猶如猛火投之膏油，膏油既至，倍復熾然；亦如毒藥投生血中其力則盛，譬如渴人飲於鹹水，如秋增熱春多涕唾。是婆羅門住深山中，聞王功德增益瞋恚，亦復如是；猶師子睡聞麞鹿聲，是婆羅門增長瞋恚，亦復如是。復作是念：「一切世間，皆悉愚癡，無有智慧，而為是王之所誑惑。我今當往，求索一物，審知是王能捨離不？」復作是念：「但不有人從乞身命，若有索者必當退轉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出深山，棄捨淨法，瞋恚增長，口如赤銅，銜脣切齒，揮擢角張。譬如惡龍放雹殺穀、如金剛杵摧破大山、如阿修羅王遮捉日月、猶如暴雨漂沒村落、猛盛大火焚燒乾草。是婆羅門，亦復如是，持是惡心，往迦尸城月光王所。示現如是本習惡相，身體戰動，口言謇吃，行不直路。手捲撩捩，眉鬚迅麗，頭髮刺豎，覆手五指如五龍頭，心中毒盛猶如惡蛇，瞋氣焞鬱煙炎俱起，詐言：「大王！我在雪山，遙聞王名歡喜踊躍無量。我觀諸王無如汝比，而此土地功德難量，復得值遇如是法王。大王今

日為利益他，應當自捨所有身命，修正法者臥悟常安，我今欲請大王一事。」
王即答言：「大婆羅門不須多語，請勅所作，隨其所須悉當奉施，若象馬、車牛、金銀、琉璃、衣服、珍寶、奴婢使人悉當給與。婆羅門！汝今當知，是諸眾生三毒所惱，流轉生死無有脫期，老病死法常害眾生，唯我一人能獨出離，但為眾生故久住世耳，隨汝所愛，悉當與之。」
婆羅門言：「王若能爾，先當定心莫令傾動。」
王即答言：「我從昔來，常立誓願，心難得動，我為眾生發菩提心，尚捨身命況餘外物。汝今當知，家有錢財不能施者，當知是人則為守奴，猶如毒樹雖生華實無人受用，井深繩短水無由得，有財不施亦復如是；若見乞者面目顰蹙，當知是人開餓鬼門。」
婆羅門言：「善哉！大王！構之虛言，復何所益，若能爾者，以頭見施。」
時諸大臣聞是語已，語婆羅門言：「怪哉大賊！從何處來？以此人口宣無義言。」即以土石競共打坌，復共唱言：「如此人者非婆羅門，何處當有衣草，鹿皮，長髮，節食，宣說如是棘刺之言。身體被服猶如仙聖，口所發言劇旃陀羅，身行口言不相副稱，當知必定非婆羅門，乃是羅剎弊惡鬼神。咄哉惡人！汝今來此，欲乾我等正法河耶？如金翅鳥欲食法龍斷法雨乎？汝如惡風吹滅法炬，是大惡象欲拔法樹，成死惡人無有道理。口發言時，舌何不縮？如何大地能載汝形？日光赫炎不燋汝身，云何彼河不漂汝去？」
時婆羅門語諸大臣：「汝等癡人何故見呵！譬如惡狗吠彼乞者，汝今疑我非婆羅門從遠求耶！非是博學出家人乎？汝等愚惡亦不能知諸婆羅門所有威力，汝不知耶？日月虧盈大海鹹苦，闍炎神仙吞飲恒河，十二年中斷絕不流。自在天王面上三目，瞿曇仙人於釋身上化千女根，婆私吒仙變帝釋身為羝羊形，毗仇大仙食須彌山如食乳糜，如此之事盡是我等婆羅門力。我今來此，亦不為卿空言綺飾，誰當不能君王自言能一切施，我今從乞有何可責？」
時，月光王即語諸臣：「卿等今者不應見遮，我今當令此婆羅門所願滿足。汝當觀察，我今治國無有貪婬、瞋恚、愚癡，所得果報今已成就，捨身時到如蛇脫皮。汝等當知，我今以此不堅之身易彼堅身、不堅之財貿易堅財、不堅之命貿易堅命。如我先時常為汝說大人之法、今正是時；亦常勸汝向於正法，閉塞諸惡開諸善門，於菩提中種諸善根，薄諸煩惱漸解家繫，如我所得，如是功德，汝亦當得。是故我今放捨身命，汝當歡喜不應憂苦，若我貪身不能為者，猶當苦言慰喻令作。況我今日能自開割，而汝反更遮固不聽，譬如有人以草易毳服毒愈病。我亦如是，捨不堅牢身得堅牢身。」

時諸大臣，復作是言：「王今不應計是事得堅牢身。」時諸大臣，復作是言：「王今不應計是事也。所以者何？大王乃是臣等所依，王今此身一切共有，共有之法何得獨為一婆羅門而欲放捨？捨此身已，財施之事云何能辦？若不能辦，受苦者眾。王身雖一天下共之，云何今日獨欲自在？譬如多人共一妙寶，有人獨用豈得自在？王身今者，亦復如是。」

爾時，大王和顏悅色向諸大臣復作是言：「汝等先當起慈愍心觀婆羅門，然後我當捨頭施之。」爾時，大王告婆羅門：「汝小遠去，聽我慰喻諸臣民已，當相發遣。」時婆羅門即便小却。

爾時，大王告諸臣言：「汝不知我本日所願常欲利益諸眾生耶！我已為汝所作成辦，復當滿此婆羅門願。此婆羅門曾於往昔與我有怨，餘報未畢常以繫心，更無餘緣可以償之，要當捨頭而令永畢。自我受身常行正法，今為此人亦行正法。卿等速去。」喚婆羅門令還本處，作如是言：「汝無巧智不知時宜，於大眾中求索我頭，何故不於僻靜之處而求索耶？我今為汝諫喻諸臣，令汝安隱得全性命；設不諫者汝之身命何得全濟？汝小遠去至彼靜處，須我發遣諸大臣已，我當就汝斷頭相施。」時，婆羅門聞王語已，即便遠去。

爾時，大王遣諸臣已，即便至彼語婆羅門言：「汝今若為我怨所遣索我頭者，我亦於汝無慊嫌心。若自來索有何因緣？汝婆羅門應起慈心，設起慈心即當生天，怨心如火汝當速滅，瞋恚在心不見法義，修忍之人除去瞋恚，瞋恚污心形不端正，猶如雲霧障蔽淨月。出家之人所應不生，生瞋恚者不得端正，猶如飲酒嗌氣臭穢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汝今所說雖為妙善，而我麤獷何能信受？但施我頭無更餘言。我今聞汝所說雖善，聞已倍更增益瞋恚，猶如膏油投之猛火。」

時，王答言：「我從生來未曾勸人而為惡事，今此身者隨汝自斫，是身可惡，猶如糞坑，實不愛之，但憐愍汝墮地獄耳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言地獄者為在何處？」

爾時，大王即起悲心，而作是言：「怪哉眾生！咄哉世間！乃無一人修行善法為己利者。我雖種種勸諫是人，而其本心猶樂行惡，譬如蒼蠅在蜜器中，有人拔出心猶樂著，以樂著故乃至喪命，是婆羅門亦復如是。」

時，婆羅門持一利刀，以鹿皮覆即便出之，捉王頭髮繫之樹上，以瞋恚心欲斬王頭。刀誤不及，斫斷樹枝；時婆羅門謂已斫，竟即生歡喜，以是菩薩及諸天神威德力故，乃至不見其王身首。

爾時，樹神語婆羅門言：「何處當有婆羅門人，受畜利刀殺害人命，汝手云何不墮於地？地何不裂陷汝身耶？云何於此清淨人邊生是惡心？汝身所以不陷地者，賴是菩薩擁護汝故。」

時，婆羅門謂得真實斷菩薩頭，怨心得解即便還去，王亦還宮身安無損。菩薩摩訶薩，行檀波羅蜜時，能作如是，無所不捨。
◎菩薩本緣經卷中

菩薩本緣經卷下

僧伽斯那撰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

◎

兔品第六

菩薩摩訶薩，　若墮於畜生，
所行諸善法，　外道不能及。

如我曾聞：

菩薩往昔，曾為兔身，以其先世餘業因緣，雖受兔身，善於人語，言常至誠無有虛誑；智慧成就遠離瞋恚，於人天中最為第一；慈悲熏心，調和軟善，悉能消滅諸魔因緣；言行相副，真實無諂，殺害之心永無復有；安住不動，如須彌山，與無量兔而為上首，常為諸兔，而說是言：「汝等不知墮惡道耶！是身可患。夫惡道者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阿修羅，如是等名為惡道，汝等今當至心諦聽，墮惡道因緣，所謂十惡。

「我於往昔，曾聞諸仙分別開示，心亦思惟，今當為汝略解說之。四法根本多諸過患，所謂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、憍慢。因貪欲心行十惡者，墮於餓鬼；因瞋恚心行十惡者，墮於畜生；因愚癡心行十惡者，墮於地獄；因憍慢心行十惡者，墮阿修羅，因此四法所往之處，常受苦惱。

「汝等當觀地獄中有猛火熾然、利刀劒剝，常為狗犬之所噉食，鐵[口*(隹/乃)]諸烏挑啄其目，灰河壞身猶如微塵，復為諸椎之所打碎，利斧刀劍截其手足，寒冷惡風吹襞其身。二山相拍身處其中。汝等當知，設我盡壽至百千世，解說如是地獄眾生不能得盡，如是地獄有種種苦。

「汝今復當聽餓鬼中種種諸苦，所謂飢渴所逼，身體乾枯，於無量歲初，不曾聞漿水之名。乃至穢糞，求不能得，頭髮長利，纏繞其身，故令身中支節火然，遙望見水至則火坑，飢渴所逼往趣糞穢，復有惡鬼神持刀杖固遮，今說此事，倍令我心驚畏怖懼。

「阿修羅者，雖受五欲與天無別，憍慢自高無謙下心，遠善知識不信三寶，亦復不為善友所護，於世間中起顛倒想，雖見諸佛心無敬信，於上諸天常生惡心，繫念伺求諸天過失。汝等當知憍慢之結，多諸過咎無所利益。所以眾生不成道果，無不由此憍慢熾盛，自是

非彼譏刺呵責，世間眾生以憍慢故，增長邪見，邪見因緣誹謗三寶。謗三寶故受阿修羅，阿修羅中所受眾苦，若為故欲盡說不可得盡。

「以愚癡因緣墮畜生中多受眾苦，受種種形、食種種食、種種語言行住不同。無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水陸空行，牛、羊、駝、驢、猪、豚、雞、狗、飛鳥、走獸，如是等輩，常為愚癡之所覆蔽。常處盲冥無有智慧，各各相於起殺害想，互相怖畏猶如怨賊，常為獵師屠膾所殺，復為師子、虎狼、豺犬無量惡獸之所颯食。常墮坑、坎、罥、索羅網，生則負重，死則剝剝，駕犁挽車鐵鉤鉤斲，鞿羈拘執。常苦飢渴，口乾舌燥，雖有所須口不能宣。稚小孤迸，遠離父母，水草無量，常不充足，畜生惡報，世間現見，是故我今略為汝等而解說之。

「如我先業惡因緣故，受是兔身，唯食水草恒多怖畏，是故汝等應修善法，善法因緣生天人中，雖人道中有諸苦惱劇於諸天，猶當發願，願生人中。譬如官法為犯罪者造作土窖，凡有三重：重罪之人置在最下；中罪之人置之中間；罪極輕者置于上重。行惡業者，亦復如是，極重惡者墮于地獄，中品惡者受畜生身，最下品者生餓鬼中。遠離如是三品惡已，得生人中，生人中已，行善不善；行上善者，入於涅槃如已舍宅。」是時，兔王常為諸兔宣說如是善妙之言。

爾時，有一婆羅門種，厭世出家修學仙法，不惱眾生離欲去愛；和顏而言身無麤獷，飲水食果及諸根藥；少欲知足修寂靜行，長養髮爪為梵行相。是時，仙人忽於一時遙聞兔王為兔說法，聞已心悔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今雖得生於人中，愚癡無智不如是兔，生在兔中曉了善法。譬如日光障蔽月光，我亦如是。雖生人中為彼畜生之所障蔽，彼雖畜生或是正法之將、或是梵王大自在天，我今聞彼所說之法，心調柔和，譬如人熱入清冷水。怪哉師子！多行惡業，受是獸身，云何復當殺如是兔？如是兔者，乃是純善，形雖如是乃能修行仙聖之法，雖生畜生，而能宣說善惡之相。我從本來無可諮稟尊敬之處，今得遇之甚善無量。」

是時仙人，即起合掌，往至兔所。至兔所，已却坐一面，合掌向兔，而作是言：「汝是正法之身，將不受兔身，所有必定純善之法，唯願為我具足說之。我所修學長養鬚髮、草衣、食果今實厭之，譬如鑽氷求酥是實難得，我亦如是。終身長髮、草衣、食果，雖修苦行正法難得。我今雖得生於人中，受人形體，遠善知識，修行惡法，如七葉華正可遠瞻不中親近，我亦如是。修行惡法，有智之人，視之遠去終不親近，汝真梵王假受兔身。」

兔時答言：「大婆羅門！若我所言悅可汝心甚不愛也。所以者何？我久已離慳恪之結。往昔發心，便當涅槃，但為眾生故，久住生死。」
時，婆羅門聞是語已，心生歡喜：「汝是大士，能為眾生久處是中。」即便隨逐經歷多年，飲水噉果與兔無別。是時，世人多行惡法，以是因緣，令天炎旱，草木華果枯乾不出，海池井泉諸水燋涸，其地所有林木蓬茹蒿草，土地人民收拾去盡。
時，婆羅門飢窮困苦，和顏向兔而作是言：「我今欲去，願不見責。」
兔聞是已，即生念言：「今此大仙不樂此處，故欲相捨。」即前問言：「此處何過，有何相犯？大仙當觀身服如是蓊草之衣，令心愁惱非所宜也，如婆羅門入婬女舍，甚非家法也。」
婆羅門言：「汝之所說實入我心，是處清淨實無過患，諸兔自修亦不相犯。但我薄祐困乏飲食，是故俛仰欲相捨去。汝今當觀一切眾生，無不因食以活此身，汝之所說善妙法要，今雖遠離，要當終身佩之心府不令忘失。汝復當知我心無慈，為穢食故，而相捨離。」
時兔答言：「汝所為者，蓋是小事，云何乃欲相捨離去？」
婆羅門言：「我空飲水，已經多日，恐命不全，是故置宜欲相捨離。」
兔聞是已，念言：「善哉！是婆羅門，乃能為法飲水多日。」即便說言：「汝若去者，我則更無如是福田，唯願仁者明受我請。雖知菩薩，於福田中心無分別，然施極苦飢渴眾生其福最大；雖知二目是常所護，然當先救苦痛之處。汝今是我親善知識，是我所尊有大功德，是故我今欲設微供。汝今當知，人有四種，施亦有四：所謂下者、下中下者、智者、智中智者。云何下者？施時發心求於諸有；下中下者：以畏怖故行於布施；智者：有恭敬心而行布施；智中智者：有大悲心而行布施。我今於是四施之中趣行一施，唯願明旦必受我請。」
時，婆羅門即作是念：「此兔今日為何所見？見死鹿耶？或死兔乎？」心即歡喜然火誦呪。
是兔其夜多集乾薪，告諸兔言：「汝等當知，是婆羅門，今欲捨我遠去他家，我甚愁惱身體戰慄。世法如是無常別離，虛誑不實猶如幻化，合會有離猶如秋雨，有為之法有如是等無量過患，諸行如夢熱時之炎，眾生命盡無可還者。汝等今者，知世法如是而不能離，是故汝等要當精勤壞三有乎！」爾時，兔王竟夜不眠，為諸兔眾說法如是。夜既終已，清旦地了於薪聚邊即便吹火，火然之後，語婆羅門言：「我昨請汝欲設微供，今已具辦，願必食之。何以故？智人集財欲以布施，受者憐愍要必受用；若有凡人多畜財寶以施於

人，此不為難。我今貧窮施乃為難，唯願哀矜必定受之；我今深心清淨啟請，唯願仁者必受不疑。」說是語已，復自慰喻：「我今為他受安樂故，自捨己身，無所貪惜大如毫釐。如是福報，願諸眾生證無上智。」自慰喻已，投身火坑。
時，婆羅門見是事已，心驚毛豎，即於火上而挽出之。無常之命，即便斷滅，諦觀心悶抱置膝上，對之嗚咽並作是言：「愛法之士、慈愍大仙、調御船師！為利眾生，捨身壽命，今何所至？我今敬禮為歸依主。我處此山長髮重擔，雖經多年無所利益；我願從今常相頂戴，願汝功德具足成就；令我來世常為弟子。」說是語已，還持兔身，置之於地，頭面作禮，復還抱捉猶如赤子，即共死兔俱投火坑。
爾時，釋天知是事已，大設供養收骨起塔。菩薩摩訶薩，修行如是尸波羅蜜，不誑於世。◎
◎

菩薩本緣經鹿品第七

菩薩摩訶薩，　行大波羅蜜，
乃至上怨中，　終不生惡心。

我昔曾聞：
菩薩往世墮在畜生，而為鹿身；兩脇金色脊似琉璃，餘身雜廁種別難名。蹄如車璩，角如金精，其身莊嚴如七寶藏。常行利益一切眾生，所有善法具足成就；身色光炎如日初出，諸天敬重為立名字號——金色鹿。為無量鹿而作將導，而是鹿王多行慈悲，精進智慧具足無減，有大勇猛，善知人語，為調眾生示受鹿身。
爾時，鹿王遊於雪山，其山多有叢林、華果、流泉、浴池，若諸禽獸共相憎惡，生賊害心，以是菩薩威德力故，悉滅無餘。在空寂處常教諸鹿，遠離諸惡修行善法，告諸鹿言：「汝等當聽！諸行之中，當觀小惡猶如毒食，如是小惡，不當受之。當觀小善，為親友想，常應親近，精勤受持。汝等諸鹿以身、口、意行諸惡故，墮畜生中不能修行所有善法，愚癡覆故受是畜身，經無量世難得解脫生死之中。欲受樂者，要因正法而為根本，夫正法者，能護眾生不墮惡趣。為度煩惱苦海之人而作橋梁，如人處嶮要因机杖，亦如執炬覩見諸器。行正法者亦復如是，夫正法者最可親近不可破壞，能示眾生無上大道。是能為受樂者，聞是法已能令喜心，心心不斷行是法者心無所畏，是法能除一切諸惡。譬如良藥療治眾病，以是因緣常應憶念不令忘失，若忘失者此生空過，一切世間皆悉虛誑。唯有布施、忍辱、慚愧、智慧之法乃是真實，若能修行如是等法，是則

名為具足正法。」為諸鳥獸常說是法，令諸聽者心離婬欲。當是時也，猶如賢聖遠離諸惡不加侵害。
復於後時，與諸群鹿遊止一河，其水廣大深無涯底，暴漲急疾多所漂沒，壞諸山岸吹拔大樹，一切鳥獸無敢近者。時有一人為水所漂，恐怖惶懅莫知所至，身力轉微餘命無幾，舉聲大喚：「天神、地祇，誰有慈悲能見救濟？苦哉！我今與室家別，今日困悴，誰可歸依？我昔曾聞，世有一鹿，修學仙法有大慈悲，唯是當能深見濟拔。」
是時，鹿王在群鹿前聞如是聲，即便驚視誰受苦厄，發如是言：「我聞是已，其心苦惱，如彼受苦等無差別。」尋告諸鹿：「汝當隨意各自散去，吾欲觀覓平整之處，自恣飲水以充渴乏。」諸鹿聞已，尋即四散。鹿王即便尋聲求之，見有一人為水所漂，復為木石之所樸觸多受苦惱。鹿王見已，即作是念：「水急駛疾，假使大魚亦不能度，我今身小力亦微末，竟知當能度是人不？寧令我身與彼俱死，實不忍見彼獨受苦。」復作是念：「若使是人在於陸地為象所困，可得為作方便救護，今在此水漂疾急速，我當云何而得救拔？我設入水不能濟者，一切聞知當見嗤笑，自知不能何故入水？我今雖有慈悲之心，身力微末恐不能辦。我今要當倍加精進以不休息而往救之。」即作是言：「汝今不應生怖畏心，我今入水猶如草木，假使身滅要當相救。」
是時，鹿王踊身投河至彼人所，即命溺人令坐其背。溺人即坐安隱無慮，猶如有人安坐榻席，其河多有木石之屬，互相樸觸身痛無賴。是時，鹿王擔負溺人至死不放，劣乃得出至于彼岸。溺人爾時即得救拔，安隱出已，即語鹿王：「我之父母所長養身，為已滅沒，今之身命實是汝有。汝雖鹿王，身命相屬，所可勅使唯垂告語。」爾時，鹿王告其人言：「汝今且聽，我於汝所不求功果，亦無有心生貢高想，我今不惜如是身命，但欲為他而作利益。汝今當知，我受獸身常處林野，自在隨意求覓水草，雖不侵犯居民邑落。然是我罪多諸怨憎，兼復怖畏師子、虎狼、諸惡走獸射獵之徒，無所歸依無守護者。我雖鹿身雜色微妙，一切世間悉無見者，以相救濟唯汝見之，昔我立誓，若見苦厄要令度脫，人雖有力見苦不救，當知是人為無果報，如不種子不收果實。若念我者，當善攝口，知恩念恩賢聖所讚；不知恩者現世惡名流布於外，復為智者之所呵責，將來之世多受惡報。知恩之人二世安隱，非施因緣而得自在，不修多聞具大智慧，雖無水浴清淨無垢，離諸香熏得無上香，離諸瓔珞得真莊嚴，遠離所依而得自護，雖無刀杖人無侵者。汝當知之，知恩之人所得功德說不可盡，不知恩者所得過患亦復無量，是故汝今應善護口。」

爾時，溺人聞是語已，悲喜交集涕淚橫流，即禮鹿足，而作是言：「汝常說法示諸眾生涅槃正道，汝如良醫除斷眾生心熱病苦，汝是世間第一慈父，是尊是導實貪隨侍，朝夕稟受不欲遠離經一念頃，必當為惡無所堪任。我今設去雖有形體當相遠離，而心未敢生捨離想也。」說是語已，尋便即路。鹿王望之，遠不見已，即還本處眾鹿之中。

是時，溺人既還家已，忘恩背義，破滅法炬自然其心，破伐法樹乃殖毒林，心為惡器盛眾怨毒，為現世利即至王所而白王言：「大王當知，臣近入山見有一鹿，身色微妙如七寶貫，在眾鹿中而為上首。猶如滿月處眾星中，其皮雜色任覆御乘，臣知此鹿遊住之處。」

時王聞已，心驚喜曰：「卿示吾處吾自往取。」溺人白王：「敬奉所勅。」王即嚴駕令在前導，千乘萬騎隨後而往。

是時，鹿王在眾鹿中疲極而眠。爾時虛空多有眾鳥，見王軍馬各相謂言：「是王必為金色鹿來。」時有一烏即至鹿所啄鹿王耳，鹿王驚悟，心即念言：「此烏何緣來見覺之，從昔已來眾烏等類，顧復圍遶無敢近者，今日何故觸犯我身。」鹿即起立，遙望王軍，四方雲集已來近至，復作是念：「如是眾烏，實無過咎，譬如有人所尊陷墜，以手牽拽豈是過耶！」復作是念：「是諸眾生無慈悲心，世間所有師子、虎狼常是我怨，聞我說法怨心即息。是人無理，得生人中忘恩背義，反於我所而生毒害，如妙香華置之死屍，即時可惡人不喜見。是人亦爾，為得現世少許樂分，捨離將來無量樂報。」

爾時，鹿王即向諸鹿，而作是言：「汝等莫愁，王今所以來至此者，正為我身不為汝也。我今雖能逃避遠去，亦能壞碎彼之軍眾，要當畢命自往王所，若我如是，汝等便當東西波迸乃至喪命。是故我今為汝等故，當往王所，但隨我後莫生恐怖，當令汝等安隱無患。汝等當知，我若發心欲入涅槃即能得之，所以不取，正為汝等。我至王所設使喪命，但令汝等安隱全濟，吾無所恨。」作是語已，即至王所，溺人見已尋示王言：「所言鹿王此即是也。」作是言已，兩手落地。

時王見已，即便下馬，心驚毛豎，而作是言：「汝手云何斷落如是？」即捨刀杖獨往鹿所。鹿見王時心中愁惱，王作是念：「彼雖獸身非實鹿也，即是正法勇出之王。」

爾時，鹿王即白王言：「大王何緣放捨刀杖，身體流汗狀似恐怖；若使於我生恐怖者，我是修慈終不相害，如月生火無有是處。」

時王聞已，心得安隱，即向鹿王，而作是言：「是人何緣兩手落地？然如向言能施我等無所怖畏。云何是人直示汝身得如是報？汝

向自言能施眾生無所畏怖。云何乃令是人如是？若言不施，一切世間即當火然。」
是時，鹿王復白王言：「譬如有人犯官重罪，觸惱無諍清淨比丘，如是之人得大重罪，不知恩者，亦復如是得大重罪。王今當知，是人自作，自受其報，非我因緣。」
王即問言：「唯願廣說，我樂聞之。」鹿王答曰：「願王問彼，不須我說。」
王即問人：「卿今何故二手落地？」是時溺人，即為其王廣說本緣，王既聞已：「卿作是事已，云何當得不受報也？若有困厄依怙他人，乃至一念尚應報恩，況復多時受斯重恩，而不能報反生賊害，豈當不受如是報也。如人熱時止息涼樹，是人乃至不應侵損是樹一葉，受恩不忘亦復如是。」
爾時，國王復向鹿王，長跪叉手而作是言：「我從今日常相歸依。」
鹿王答曰：「審能爾者，敬受來意。」
王復言曰：「汝今受我，願求何等。」
鹿王答曰：「若能於我生尊相者，今當諦聽！我是獸身，唯賴水草以自存活，餘無所求。大王當知，是人昔為水所漂困，無救護者餘命無幾，我於爾時猶能救之；王今若有慈悲之心，當視是人如赤子想。若視是人即視於我，是人愚癡無知可愍，命終之後必墮地獄，經無量歲備受眾苦，是故應當於是人所生慈愍心。大王！譬如有人，多諸子息愛無偏黨，然於病者心則偏重；菩薩亦爾，於惡眾生偏生悲愛，以是眾生懷惡法故。是故菩薩為諸眾生發菩提心。」
爾時，大王復更斂容，而作是言：「汝今真是調御大師，護持正法、救濟危厄、歸依之處，能除眾生一切畏者。是諸眾生多行惡法身應陷地，所以不沒，諒由大士護持故也。從今以往，施諸鹿群無所畏樂，我今終身願為弟子，若汝來世成無上道，願先濟度。」於是國王說是語已，即告群臣：「舉國人民自今為始，不得遊獵殺害為業。」
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，雖受獸身於諸怨憎，乃至不生一念惡心。

菩薩本緣經龍品第八

菩薩摩訶薩，　處瞋猶持戒，
況生於人中，　而當不堅持。

如我曾聞：

菩薩往昔，以恚因緣墮於龍中，受三毒身：所謂氣毒、見毒、觸毒。其身雜色如七寶聚，光明自照不假日月，才貌長大氣如輜風；其目照朗如雙日出，常為無量諸龍所遶，自化其身而為人像，與諸龍女共相娛樂。住毘陀山幽邃之處，多諸林木華果茂盛甚可愛樂，有諸池水八味具足，常在其中遊止受樂，經歷無量百千萬歲。
時，金翅鳥為飲食故，乘空束身飛來欲取。當其來時，諸山碎壞，泉池枯涸。爾時，諸龍及諸龍女，見聞是事，心大恐怖，所服瓔珞、華香、服飾，尋悉解落裂在其地。諸龍夫人恐怖墮淚，而作是言：「今此大怨，已來逼身，其[此/束]金剛多所破壞，當如之何？」龍便答曰：「卿依我後。」時，諸婦女尋即相與，來依附龍，龍復念言：「今此婦女各生恐怖，我若不能作擁護者，何用如是殊大之身？我今此身為諸龍王，若不能護何用王為？行正法者悉捨身命以擁護他，是金翅鳥之王有大威德。其力難堪除我一身餘無能禦，我今要當捨其身命以救諸龍。」
爾時，龍王語金翅鳥：「汝金翅鳥，小復留神聽我所說。汝於我所常生怨害，然我於汝都無惡心，我以宿業受是大身稟得三毒，雖有是力未曾於他而生惡心。我今自忖審其氣力，足能與汝共相抗禦，亦能遠炎大火投乾草木，五穀臨熟遇天惡雹，或變大身遮蔽日月，或變小身入藕絲孔，亦壞大地作於江海，亦震山嶽能令動搖，亦能避走遠去令汝不見我。今所以不委去者，多有諸龍來依附我，所以不與汝戰諍者，由我於汝不生惡故。」
金翅鳥言：「我與汝怨，何故於我不生惡心？」
龍王答言：「我雖獸身善解業報，審知少惡報逐不置，猶如形影不相捨離。我今與汝所以俱生如是惡家，悉由先世集惡業故，我今常於汝所生慈愍心，汝應深思如來所說：

「『非以怨心，　能息怨憎，
唯以忍辱，　然後乃滅。』

「譬如大火投之乾薪，其炎轉更倍常增多，以瞋報瞋，亦復如是。」
時，金翅鳥聞是語已，怨心即息，復向龍王說如是言：「我今於汝常生怨心，然汝於我乃生慈心。」
龍王答言：「我先與汝俱受佛語，我常憶持抱在心懷，而汝忘失了不憶念。」
金翅鳥言：「唯願仁者為我和上，善為我說無上之法，我從今始惠施一切諸龍無畏。」說是語已，即捨龍宮，還本住處。

爾時，龍王遣金翅鳥還本處已，慰喻諸龍及諸婦女：「汝見金翅生怖畏不？其餘眾生覩見汝時，亦復如是生大怖畏。如汝諸龍愛惜身命，一切眾生，亦復如是。當觀自身以喻彼身，是故應生大慈之心，以我修集慈心因緣故，令怨憎還其本處，流轉生死所可恃怙無過慈心。夫慈心者，除重煩惱之妙藥也，慈是無量生死飢餓之妙食也。我等往昔以失慈心故，今來墮此畜生之中，若以修慈為門戶者，一切煩惱不能得入，生天人中及正解脫，慈為良乘更無過者。」諸龍婦女聞是語已，遠離恚毒修集慈心。

爾時，龍王自見同輩，悉修慈心歡喜自慶：「善哉！我今所作已辦，我雖業因生畜生中，而得修行大士之業。」

爾時，龍王復向諸龍，而作是言：「已為汝等作善事竟，為已示汝正真之道，復為汝等然正法炬、閉諸惡道、開人天路，汝已除棄無量惡毒以上甘露，補置其處欲請一事。汝等當知於十二月前十五日，閻浮提人以八戒水洗浴其身，心作清淨為人天道而作資糧，遠離憍慢、貢高、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我亦如是，欲效彼人受八戒齋法。汝當知之，若能受持如是八戒，雖無妙服而能得洗浴、雖無墻壁能遮怨賊、雖無父母而有貴姓，離諸瓔珞身自莊嚴、雖無珍寶巨富無量、雖無車馬亦名大乘，不依橋津而度惡道，受八戒者功德如是。汝今當知，吾於處處常受持之。」

諸龍各言：「云何名為八戒齋法？」

龍王答言：「八戒齋者：一者、不殺；二者、不盜；三者、不婬；四者、不妄語；五者、不飲酒；六者、不坐臥高廣床上；七者、不著香華、瓔珞以香塗身；八者、不作倡伎樂不往觀聽；如是八事莊嚴不過中食，是則名為八戒齋法。」

諸龍問言：「我等若當離王少時，命不得存，今欲增長無上正法，熾然法燈請奉所勅。佛法之益無處不可，何故不於此中受持？亦曾聞有在家之人，得修善法，若在家中行善法者，亦得增長，何必要當求於靜處？」

龍王答言：「欲處諸欲心無暫停，見諸妙色則發過去愛欲之心。譬如濕地雨易成泥，見諸妙色發過去欲心，亦復如是。若住深山則不見色，若不見色則欲心不發。」

諸龍問言：「若處深山則得增長，是正法者當隨意行。」

爾時，龍王即將諸龍至寂靜處，遠離婬欲瞋恚之心。於諸眾生增修大慈，具足忍辱以自莊嚴；開菩提道自受八戒，清淨持齋經歷多日，斷食身羸，甚大飢渴疲極眠睡。龍王修行如是八戒具足忍辱，於諸眾生心無害想。

時，有惡人至龍住處，龍眠睡中聞有行聲，即便驚寤。時，諸惡人見已，心驚喜相謂曰：「是何寶聚從地湧出。」

龍見諸人心即生念：「我為修德來至此間，而此山間復有惡逆破修德者，若令彼人見我真形則當怖死，怖死之後我則毀壞修行正法。我於往昔，以瞋因緣受是龍身，三毒具足氣見觸毒如是。諸人今來至此，必貪我身斷絕壽命。」
時，諸惡人復相謂曰：「我等入山經歷多年求覓財利，未曾得見如是龍身，文彩莊嚴悅可人目，剝取其皮以獻我王者，可得重賞。」時，諸惡人尋以利刀，剝取其皮。
龍王爾時，心常利樂一切世間，即於是人生慈愍想，以行慈故三毒即滅。復自勸喻慰沃其心：「汝今不應念惜此身，汝雖復欲多年擁護，而對至時不可得免。如是諸人今為我身貪其賞貨當墮地獄，我寧自死終不令彼現身受苦。」
諸人尋前執刀剟剝，龍復思惟：「若人無罪，有人支解，默受不報不生怨結，當知是人為大正士。若於父母，兄弟，妻子生默忍者，此不足貴。若於怨中生默受心，此乃為貴。是故我今為眾生故，應當默然而忍受之，若我於彼生忍受者，乃為真伴我之知識。是故我今應於是人生父母想，我於往昔，雖無量世故捨身命，初未曾得為一眾生。彼人若念剝此皮已，當得無量珍寶重貨，願我來世常與是人無量法財。」
爾時，龍王既被剝已，遍體血出苦痛難忍，舉身戰動不能自持。爾時，多有無量小蟲，聞其血香悉來集聚嗟食其肉，龍王復念：「今此小蟲，食我身者，願於來世當與法食。」
菩薩摩訶薩，行尸波羅蜜時，乃至剝皮食肉都不生怨，況復餘處也。
菩薩本緣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